

Das siebte Kreuz

第七个十字架

Anna Seghers

[德] 安娜·西格斯◎著 童诗倩◎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Das siebte Kreuz

第七个十字架

Anna Seghers

[德] 安娜·西格斯◎著 童诗倩◎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THE SEVENTH CROSS (DAS SIEBTE KREUZ)

By ANNA SEGHERS

Copyright:©AUFBAU VERLAG GMBH & CO. KG, BERLIN 2000 UND 200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ufbau Verlag GmbH & Co. K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Chongqing Daily News Group Book Publishing LL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七个十字架 / (德) 西格斯著; 童诗倩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24-7455-5


I. ①第… II. ①西… ②童…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9388号

第七个十字架

(德) 安娜·西格斯 著

童诗倩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李文卫 版式设计:龙珊珊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刷: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12 字数:288千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455-5 定价:3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此书献给逝去的和活着的德国反法西斯者。

——安娜·西格斯

人物索引

- | | |
|-----------|----------------------|
| 格奥尔格·海斯勒 | |
| 华罗 | |
| 博伊特勒 | |
| 佩尔兹 | 从威斯特霍夫集中营越狱的逃亡者 |
| 贝罗尼 | |
| 费尔格拉勃 | |
| 阿尔丁尔 | |
| 法伦贝尔克 | 威斯特霍夫集中营司令官 |
| 本森 | 威斯特霍夫集中营少尉 |
| 齐里希 | 威斯特霍夫集中营分队长 |
| 菲舍尔 | |
| 奥佛坎普 | 警官 |
| 恩斯特 | 牧羊人 |
| 弗兰茨·玛内特 | 格奥尔格以前的朋友，赫希斯特染料厂的工人 |
| 莱尼 | 格奥尔格以前的女朋友 |
| 埃利 | 格奥尔格的前妻 |
| 梅登海默先生 | 埃利的父亲 |
| 赫尔曼 | 弗兰茨的朋友，在格里斯海姆铁路工厂工作 |
| 埃尔泽 | 赫尔曼的妻子 |
| 弗里茨·黑尔维希 | 园艺学徒 |
| 勒文施泰因医生 | 犹太籍医生 |
| 玛雷利太太 | 缝制演员服装的裁缝 |
| 莉瑟尔·罗德 | |
| 保尔·罗德 | 格奥尔格青年时代的朋友 |
| 卡塔琳娜·格拉贝尔 | 罗德的姑姑，一个车库的老板 |
| 费特勒 | 罗德的同事 |
| 格利特 | 费特勒的妻子 |
| 克雷斯博士 | |
| 克雷斯太太 | 革命同志 |
| 赖因哈特 | 费德勒的朋友 |
| 玛丽 | 一个女服务员 |
| 陌生男子 | 一个敢于冒险的荷兰籍水手 |

第一章

在我们这片国土上，估计再没人砍倒过像三号营房边的那七棵梧桐这样离奇的树了。这七棵梧桐的树冠早已被锯掉，缘由会在之后为大家揭开。在树干齐肩高的位置横钉着木板，远远望去如同七个十字架。

新上任的集中营司令官名叫佐默尔菲尔特，他命令我们即刻把这几棵梧桐树劈成木柴。他与其前任法伦贝尔克全然不是一路货色。法伦贝尔克是个老军人，所谓的“塞里根城的征服者”。直到今天，他的父亲仍然在那里的市场上经营着一家水电设备店铺。而这位新司令在战前则在非洲担任过殖民地军官，战后又追随他的老上级雷多夫·福尔贝克少校挺进了红色汉堡。这些都是我们很久之后才知道的。如果说前任司令官是个傻瓜，常常莫名其妙地干出极其暴虐的事，那么这位新司令便是个极其肤浅、乏味的家伙，谁都能预见他的一举一动。法伦贝尔克会突然兽性大发将我们痛扁一顿，佐默尔菲尔特则会让我们排好队，被点到第四的那个人便会被揪出来一阵毒打。对此，我们那时同样一无所知。就算知道了又能怎样呢？这和那六棵树相继被砍倒，接着轮到第七棵时所带给我们的震撼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无疑对于我们这些囚犯而言，只是个小

小的胜利。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胜利，它让我们意识到长久以来被我们忽视的、自己的力量——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把这种力量，包括我们自己，视作可以度量和衡量的、地球上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力量，殊不知这却是唯一可以猛然生长，甚至大到无法计量的力量。

那晚，我们营房第一次生火，恰巧天气也起了变化。现在我倒不敢如此肯定，那些被塞进铁炉的木柴是否就是那七棵被砍倒的梧桐树。然而当时，我们却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凑在炉子周围，想烘干衣服，也因为这不常见的冉冉火光激动着我们的心。冲锋队哨兵背对着我们，茫然地透过铁窗看着外面，蒙蒙细雨不再似雾一般，而是顷刻化作大雨，伴着疾风拍打着营房。就算是一名铁石心肠的冲锋队队员，也终于听到并看到了一年一度的秋天的降临。

木柴劈啪作响，腾起的两朵蓝色火焰告诉我们煤也燃起来了。我们只能领到五铲煤，仅仅能让这个四处透风的营房温暖几分钟，连衣服也烤不干。不过那时，我们想到的却不是这些。我们想到的仅仅是眼前这些燃烧的木头。汉斯瞄了一眼站岗的哨兵，不动声色地低声说：“它在劈啪作响。”埃尔温应道：“第七个。”此刻，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不言而喻的微笑，那是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微笑，夹杂着希望、讽刺、软弱和勇敢。我们屏住呼吸。雨时而敲打着板壁，时而落在铁皮屋顶上。我们中最年轻的一个——埃尔希，放射出一道机智的目光，表达着他自己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想法：“他现在在哪儿？”

十月初，一个名叫弗兰茨·玛内特的人骑着单车，比平时提早了几分钟，从山前陶努斯区，位于施密特海姆村他叔叔家出发了。弗兰茨三十来岁，中等个子，是个结实的家伙。他性格恬淡，在人群中会显出昏昏欲睡的模样来。但是此刻，骑行在这段他最喜爱的、穿过田野通往公路的下坡路上，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强烈而质朴的生命的喜悦。

以后人们也许会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弗兰茨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还能如此怡然自得。事实上，那会儿他的确是愉悦的，甚至在他的单车蹦过两个土坡时还能轻轻地欢叫一声。

昨天还在旁边曼格尔特家的地里拉粪施肥的羊群明天就要被赶回弗兰茨叔叔种着苹果树的农场了，所以，今天他们得把苹果摘完。三十五棵果树柔软的枝条生机盎然地向淡蓝色的天空伸展开去，上面密匝地结满了金黄色的莱茵特苹果。它们已经成熟了并且富有光泽，在清晨第一束曙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如同无数个小小的圆太阳。

错过了苹果采摘，弗兰茨倒并没觉得遗憾。为了亲戚给的这丁点儿零花钱，和村民们一同东挖西掘的，已经干得够多了。然而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失业，弗兰茨对他的叔叔——一个平和、老实本分的人——仍然心怀感激。毕竟农场的活比劳动营强上百倍。9月1日他终于进了工厂，这让他有种种理由万分高兴，他的亲戚也会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从这个冬天开始，他就是一个可以支付房租的客人了。

路过邻居曼格尔特家的农庄时，他看见他们正忙着在高大的梨树下搭放梯子、竹竿和筐。索菲娅，他们家的大女儿，是

个健壮、有点胖的姑娘，但并不笨拙，手腕、脚腕十分灵活。她第一个跳上梯子，还向弗兰茨打了声招呼。尽管没听清索菲娅在说什么，弗兰茨还是立即转过头对着她笑了笑。一种强烈的感觉油然而生——他是属于这儿的。那些感情和行为很乏味的人恐怕难以理解。对于他们来说，“属于”意味着固定的家庭、团体或是恋爱关系。对于弗兰茨而言，却只是简单地属于这块土地，属于这群人，属于这些到赫希斯特上早班的人，尤其属于那些还活着的人。

绕过了玛内特家的农场，他看见了笼罩在薄雾中的山坡。在公路下方，牧羊人正打开羊圈。羊群立刻涌出来，簇拥到斜坡上，当它们停下来不动时，密密地挤在一起，像一片云团；散开时，则变成一片片小小的云朵。羊群一会儿聚拢，一会儿散开。来自施密特海姆的牧羊人向弗兰茨打招呼，弗兰茨微笑着回应了他。系着鲜红围巾的牧羊人恩斯特是个放肆狂妄的家伙，一点儿也不像牧羊人。在寒凉的秋夜，村子里多情的农家姑娘便会来到他那可移动的小茅舍。牧羊人身后的田野如静谧舒畅的波浪起伏着向下方倾斜。从这儿看不到莱茵河，因为莱茵河距此还有一小时的火车车程。然而很显然，莱茵河就在不远处，所有的一切都一目了然：那些宽广起伏的山坡，山坡上的农田和果树，位于下方的葡萄园；以及在山坡上就能闻到的、工厂冒出的煤烟；向西南方蜿蜒盘旋的铁轨和公路；甚至包括系着红围巾，此刻正一手撑腰，一腿迈在前方的牧羊人——仿佛他所凝视的不是一群羊而是一支军队——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就是莱茵河畔。

就是这块土地，就是人们所说的上次战争中的炮弹能把上上次的炮弹从地里翻出来。这些丘陵不能称之为山脉。每个小孩星期天都能去山那边的亲戚家喝咖啡、吃甜点，在傍晚祈祷的钟声敲响时回家。曾经长久以来，这些丘陵带处于世

界的边缘——往外则是一片荒野，未知的土地。罗马人曾在这里建起了他们的界墙。自从他们烧毁了凯尔特人的太阳神祭坛之后，不知有多少代人在此流血牺牲，又不知有多少战役在这儿打响。以致当时他们认为，凡是被占领的世界都可以圈定起来开垦为耕地。所以，山脚下的这座城市的徽章上，刻的不是老鹰，也不是十字架，而是凯尔特人的太阳之轮——就是把玛内特家苹果晒熟的太阳。这里，驻扎过古罗马的军团以及随之而来的众神：城市的神，农民的神，犹太人的神，基督教的神，腓尼基人的阿施塔特爱之女神，埃及人的伊希斯繁衍女神，古波斯的太阳神以及希腊的俄耳甫斯乐神。荒野在这里被隔开，这里，就是恩斯特此时站着的地方。他站在羊群旁，一手撑腰，一脚前迈。恩斯特围巾的一角微微上翘，好似有一股微风持续吹过。他身后的山谷在柔和温暖的阳光下，各族人民融合在一起。东西南北交汇一堂。尽管如此，这片土地却并没因此有所改变，然而又多少被烙上了些印记。一个个帝国在恩斯特身后的土地上，如同彩色的泡沫涌现又随之湮灭。它们没留下利莫斯那样的界墙，也没有留下凯旋门和宽阔的大路，残留的仅仅是些女人们的金脚链碎片。但是，这些帝国却如梦般坚韧，难以根除。牧羊人骄傲地站在那儿，如此沉着，仿佛他明了一切，或许他什么都不清楚，才会那样站着。在那儿，公路与高速路交会处，法兰克人曾集结军队试图横渡美因河。曾有位僧侣，途经位于曼格尔特和玛内特两家农庄中间的地带，走进那片尚无人走过的荒野。他身形瘦弱，骑着毛驴，胸前佩戴着信仰的盔甲，腰间悬挂着救世的宝剑，带来了福音书和艺术，以及苹果嫁接术。

牧羊人恩斯特朝着骑单车的人转过身来。他觉得围着围巾太热，便拉下来扔进收割过的田地里，如同一面小小的战旗。这让人觉得这个姿势是做给几千双眼睛看的，然而注视着他的

不过只有小狗内利而已。他又做出那人们无法模仿的、轻蔑自大的姿势，不过这次却是背对公路，面朝平原——在那里，美因河和莱茵河交汇，美因茨城就位于两河交界处。神圣的罗马帝国的首相们就出生于此。那片位于美因茨和沃尔姆斯之间的平坦河岸，也曾是皇帝大选的宿营地。在这片土地上每年都会新鲜事发生，也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在弥漫着雾气、柔和的阳光中，在人们辛勤的劳作和照料下，苹果熟了，酒也酿好了。任何人，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酒这种东西：主教和地主选举皇帝时，僧侣和骑士创建各自派系时，十字军火烧犹太人时——在美因茨的广场上曾经一次烧死过400个犹太人，直至今日，这个广场仍被称之为“焚场”——当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时，大人物的庆祝活动，教会与世俗的选帝侯门需要酒，当雅各宾党人围着“自由树”跳舞时还是离不开酒。

二十年后，一个老兵在美因茨的浮桥上站岗。当拿破仑大军的残部衣衫褴褛、垂头丧气地从他身边走过时，他回想起从前自己在这儿站岗的情形：他们举着法兰西的三色旗，高呼着人权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过，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这个哨岗也随之被撤除了。时局渐渐平定，这一带也不例外。接着，便迎来了微弱而苦涩的1833年和1848年——两次事件留下来的只是两条凝固的血痕而已。接着，是另一个帝国，如今我们称之为“第二帝国”。俾斯麦并没围绕而是横穿这块土地设立了德国境内的分界标，因此普鲁士又多出了一块区域。然而，那里的居民并没有反抗不服，却也表现得过于漠不关心，如同那些历经沧桑且仍将经历这一切的人们那样。

学童们趴在查尔巴赫村后面的地上听到的轰鸣，果真是凡尔登战役的炮声吗？或者仅仅是列车或军队经过时引发的震动？后来，这些学童中有些受到了审判是因为和占领军士兵成为了朋友，有的因为把雷管埋在了铁轨下。协约国委员会的旗

帜在法院楼顶迎风飘扬。

当人们把这些旗帜摘下来，换上当时德意志帝国仍在使用的黑红金三色旗，也还不满十年。第一百四十四步兵团踏着军乐首次渡过大桥的情景，孩子们记忆犹新。还有那天晚上的烟火！恩斯特站在山坡上也能看到。河对岸是一个火光冉冉、一片喧嚣的城市。几千面“卍”字旗扭曲着倒映在水里，好似无数的小火焰在施展魔法。早晨，当河水穿过铁路桥把城市撇在身后时，才发现它那平静的蓝灰色一如既往。曾有多少面军旗，又有多少面国旗被这河水冲走啊！恩斯特对着他的小狗吹了吹口哨，小狗便将他的围巾衔了回来。

现在，我们就在这儿。此刻发生的，就是我们所经历的。

2

在乡村小道连接维斯巴登公路的地方，有一家卖矿泉水的小店铺。弗兰茨·玛内特的亲戚们因为没能及时租下这个铺面，每到夏日的傍晚都会大发脾气。由于车来人往，这家小店已然成为一座财源滚滚的金矿。

弗兰茨很早就从家出发，一来，他最喜欢独行；二来，不想挤在每天早上从陶努斯的各个村庄前往赫希斯特染料厂的自行车车队中。因此，当他的熟人，来自博兹巴赫的安东·格赖纳在那家卖矿泉水的小铺等他时，弗兰茨多少有些恼怒。

那强烈而质朴的生命的喜悦旋即从弗兰茨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紧绷严肃的表情。尽管他或许已经准备好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但当安东·格赖纳每次经过这家小店似乎非得花几个钱不可的时候，他还是感到不快。格赖纳在赫希斯特有个

漂亮、忠诚的女朋友，待会儿他要偷偷地把巧克力和一小袋水果糖送给她。他斜着身子，乡村道路便尽收眼底。“他今天是怎么了？”弗兰茨想——光阴荏苒，弗兰茨已经能很好地解读面部表情了。他感觉到，格赖纳这么不耐烦地等着自己，肯定有什么原因。格赖纳跳上自己的自行车与弗兰茨结伴同行。他们骑得飞快，以便不落入到大队人群中。斜坡越往下，人也越多起来。

格赖纳说：“嘿，玛内特，今天早上出事了。”

“在哪儿？什么事？”弗兰茨问，脸上仍旧是一副漠然的表情，每当人们在他面前猜测意外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这副漠不关心的表情。

“玛内特，”格赖纳又说道，“早上肯定出事了。”

“到底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格赖纳说，“不过一定出了什么事。”

弗兰茨答道：“哦，胡说八道，能发生什么呢，一大清早的。”

“我现在也还不知道是什么事。不过既然我这么说了，你就相信好了。肯定出了什么大事，就像六月三十号^①那天发生的那种事。”

“唉，你喜欢瞎说……”

弗兰茨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雾气还是那么浓！两旁的工厂和道路在他们身旁飞驰而过，周围充斥着咒骂声和车铃声。忽然，两个骑摩托车的党卫军把骑自行车的人分成了两拨。这两个党卫军是格赖纳的表兄弟，来自博兹巴赫的海因里希·梅塞和弗里德里希·梅塞。他们也是去上班的。

^① 1934年6月30日，据说纳粹党人恩斯特·洛姆企图发动政变，暗杀希特勒，结果被希特勒处死，接着，在德国掀起了大搜捕。

“他们怎么不带上你呢？”弗兰茨问，仿佛他对格赖纳的话题不感兴趣。

“他们不能带人，一会儿他们还有任务。也就是说，你认为我是瞎编的……”

“但你是怎么想到的……”

“我也是瞎猜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母亲为了遗产的事今天得去法兰克福找律师。因为没法送牛奶，她便提着牛奶去找科比希。科比希家的小儿子昨天去了美因茨订酒，在那里喝醉了，当时，天色已晚，所以今早才动身回家，可在古斯塔夫堡被拦住不让通行。”

“哎呀，安东。”

“你哎呀什么？”

“古斯塔夫堡早就被封锁了！”

“弗兰茨，科比希可不是傻瓜。他说过那里的检查森严，还有哨兵在桥头站岗呢，何况雾那么大。他说，与其撞见他们被验血，发现他喝了酒，吊销驾照，还不如回威瑟瑙的小金羊酒馆再喝一杯。”

玛内特笑了起来。

“弗兰茨，你就笑吧！你认为他们真的会放他再回威瑟瑙去吗？桥被封锁了。我跟你说这些的时候，弗兰茨，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了。”

他们已下到坡底。左右两旁的平地除了萝卜田，一片空旷。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除了阳光中金黄色的尘埃，赫希斯特众多屋顶变得灰白，又落下变为尘土之外，什么也没有。尽管如此，弗兰茨想，空气里确实弥漫着些许不寻常的气息。他突然意识到，安东·格赖纳的话是对的。

他们按着车铃，穿过狭窄拥挤的街道。女孩们尖叫着咒骂起来。十字路口和工厂门口安装着电石灯。或许因为今天有

雾，这些灯第一次被点亮了。刺眼的白光照得人脸一片惨白。弗兰茨碰到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愤怒地抱怨着转过身来。姑娘本来用一缕头发遮着因为意外事故而破相的左眼，匆忙中，这缕头发非但没能掩住伤痕，反而如同一面小旗帜将它彰显。她那只健康的、近乎黑色的眼睛盯着玛内特足足有一秒钟，仿佛出了神。玛内特觉得，这姑娘的眼神似乎看透了他，渗透到连他自己都竭力想封锁的角落。美因河畔消防车的警笛声，刺眼的电石灯，被一辆卡车挤到墙脚的人们的谩骂声，难道他还没适应这一切吗，或者今天多少有些不同？他想在一句话或一道目光中找到答案。他下了车，推着车继续走。而格赖纳和那个姑娘早已消失在人群中。

格赖纳重新和弗兰茨会合后，格赖纳在背后对他说：“在奥澎海姆那边。”一边说一边尽力把身子侧向一旁，险些从车上摔了下来。他们要从两个相距甚远的大门入厂，经过第一道检查站后，好几个钟头内不能碰面。

玛内特揣测着，倾听着，可无论是在更衣室还是在楼道里，除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鸣笛声之间出现了一点点骚动之外，他没有找到任何不安与平常不同的痕迹，哪怕是一点细微的征兆都没有。仅仅像每个周一早上那样，顶多稍显混乱与嘈杂。当弗兰茨无法在人们的话语里，甚至目光里，搜寻到哪怕是丝毫的、动荡不安的迹象后，和其他人一样开起周日的玩笑来，不时交换着眼神，偶尔骂上两句。假如此时有人也像弗兰茨窥视别人那样监视着他的话，大抵也会同样失望。弗兰茨甚至开始对所有那些压根就没有、也不想觉察有什么异样的人们产生了一丝愤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格赖纳讲的事情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胡诌。弗兰茨暗想，会不会是格赖纳的表兄派他来刺探自己的呢？他在我身上看出了什么吗？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呢？瞎扯，绝对是瞎扯。仅仅是科比希买酒时喝得烂醉罢了！

最后一声汽笛声打断了弗兰茨的思索。因为才到工厂不久，所以每天刚开始工作时，他都很紧张，甚至是恐惧。传动带的嗡嗡声让他头皮发麻。不过，传动带现在发出响亮的嗡鸣声了。弗兰茨早已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五十次操作，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了。他轻轻松了口气，思维又恢复了正常，只是还很松散，因为他得集中精力准确地轧孔。即使魔鬼做他的雇主，弗兰茨工作起来也别无两样。

他们这儿有25个人。弗兰茨在自己工作的轧孔车间也焦虑地寻找让人激动的信号，但照他的性格，如果有模板没轧准确，他会闷闷不乐。倒不是因为担心受到指责，而是因为产品本身，哪怕是今天，它们也必须完成得精确。然而他还在想安东的话：奥澎海姆不过是位于美因茨和沃尔姆斯之间的小城市罢了。又能有什么特别的事会在那儿发生呢？

弗里茨·梅塞，安东·格赖纳的堂兄，同时也是这儿的工头，走到弗兰茨的身后站了会儿，又走到其他人身旁去了。当弗里茨放好摩托车，把制服挂进衣橱里后，他也不过是众多轧孔工中的一个。除此之外，或许只有弗兰茨才能感觉到的那一点的不一样——他喊魏甘德的名字时的话外之音。魏甘德是个年长的、毛发茂密的矮个子，外号叫“小木头”。现在倒好，他的嗓门尖细，如同传送带一般。他一边打扫地上的碎屑，嘴唇动也不动地说道：“你听说了吗，在威斯特霍夫的集中营里？”

弗兰茨从上往下打量了他一番，在小木头清亮、纯净的眼里，他看到了自己焦虑等待的那一丝微光：如同在人们心中熊熊燃烧的一簇火，但从眼里迸射出的却仅是最后的火花。弗兰茨想明白了。小木头这会儿早已挪到其他人跟前去了。

弗兰茨小心翼翼地推着模板，放在划好的线上，往下压操纵杆，一下，两下，又一下，他终于明白了。要是现在能离开

这儿去他朋友赫尔曼那里该多好啊！突然，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个消息里有着与他密切相关的东西。这点儿东西让他心潮澎湃，堵着他的心，折磨着他，然而他却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集中营暴动？”他自语道，“或者是一次大规模的越狱？”这时，他明白过来，与他相关的原来是格奥尔格……把这个消息同格奥尔格联系起来，简直是胡扯，他几乎立刻推翻了这个念头。格奥尔格或许早就不在那儿了，或者他可能早就死了。然而弗兰茨的声音里恍若夹杂着格奥尔格嘲讽的声音，由远及近地传过来：“不，弗兰茨，只要威斯特霍夫发生点儿什么，那么，我就没有死。”

在过去几年里，他确信，想到格奥尔格，就像想到其他囚犯一样，就像他想到几千个囚犯中任何一个一样，充满了愤怒与悲痛。他曾经相信，长久以来把他同格奥尔格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别的，而是那条坚实的纽带——那段在共同的期望下的青年时光。然而，曾连接着他俩痛苦的、深深嵌进肉里的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坚信自己已经把这段旧事遗忘了，格奥尔格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同弗兰茨自己也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样——转眼间，他偷偷看了看旁边那人的脸。难道小木头也和他说了吗？他还能继续轧孔，仔细地把模板一块块放进去吗？

“如果那儿真的发生了什么的话，”弗兰茨想，“格奥尔格肯定参与其中。”接着，他又想：“也许那儿压根没发生什么，只是小木头瞎说罢了。”

中午休息，他走进食堂，点了杯淡啤酒（他只在晚上才在亲戚家里吃些热东西，午饭是从他们家带来的面包、香肠和酪乳，因为在长时间的失业后，他想攒点儿钱购置一套衣服，但究竟要等多久他才能穿上这套衣服呢？等有钱了，他想买件带拉链的上衣）。这时，柜台那边有人说道：“小木头被抓起来了。”一个人说：“因为昨天的事。他昨天喝得烂醉，胡说了